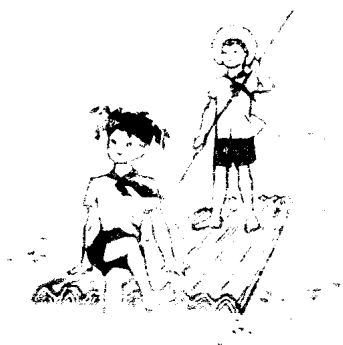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紅 哨

HONGSHAO

红 嘴

(插图作者: 王志恒)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插页1 印张8 3/4 字数54,000

一九七七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七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72·011

每 册: 0.26 元

目 录

静悄悄的中午	浩 然 (1)
小松树	杨 楠 (19)
红哨	木 青 (39)
皂角树下	李喜信 (50)
红臂章	谷 应 (67)
大香	谷 应 (86)
镜河上的战斗	木 青 (103)

静悄悄的中午

浩 然

六月末，场打完了，麦入仓了，公粮交齐了。

野地里变得非常热闹。那里正搞一条石垒浆砌的大干渠。

村子里显得特别安静。男女社员全都到修渠工地上去了。

静静的晌午，街口上闹了一场很不平静的事情。这会儿，正在无声无息地发展着。到底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眼下还是很难说的。

小莲莲在心里边一个劲儿怪自己。她想：今儿个晌午替老保管看门儿，要是光把院子打扫干净，别去挑水，就不会闹出这事儿来了。她反过来又想：挑水是应当的，自己不去挑，老保管回来也得挑，下午还得往工地上给社员们送一趟开水呀！……她左想右想，全怪自己没经验，有点儿慌张，又有点儿大意；要是把铁吊儿套上铁环，另外再拴上根小麻绳头，铁桶哪还会脱落

呢？

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今儿个晌午，小莲莲把一只半新的铁水桶给掉井里了！那是生产队的铁桶——集体的财产！

她从保管院里找来一个手掌那么大、象船锚那个样子的铁钩子，拴在井绳头上，放到井里去；提起，投下，又提起，再投下。她只听到绳子绞动的水皮儿响，只感到钩子触动了井底的泥土，就是钩不上掉到井里、沉到底下的铁皮水桶！

真急人哪！小莲莲解下钩子，团起绳子，围着井台转过来，又转过去。她那鲜红的圆脸上，挂起一层汗珠子，那件花布短袖衫，也让汗水浸湿了一片，紧紧地贴在后背上了。她又一次站到那圆圆的井口边儿上，手扶着提水用的弯弯的辘轳把，探着身子，朝井里看一眼。这井筒子，起码得有三丈深；天大旱，井水浅，水面象一面亮亮的镜子，放在井底下，静静的，纹丝儿不动。一股凉爽爽的气息，如同一股小风似地升上来，扑到小莲莲那发热的身子上。根本就看不到水桶的影子。

这可怎么办哪？小莲莲直起身，朝着辽阔的

田野看一眼。绿色的庄稼苗，象涂了油漆一般，肥大的叶子闪着光亮；推土机在推土挖沟，传来隐隐约约的“隆隆”声；那中间，还夹杂着凿石头的铁锤钢钎的“叮当”响。小莲莲想，爸爸带着社员挖水渠，怕耽误时间，连中午都不肯回家，哪能去惊动他呢！小莲莲又朝编筐组的天棚看一眼。风没有刮，搭成天棚的树枝儿不摇动；强烈的阳光，从又厚又密的绿叶子的空隙中漏下来，犹如一团一团的小雪花，落在了门板上。小莲莲想，妈妈领着妇女给工地上的人编筐子，为了赶活计，午觉都不睡，也不能惊动她！其实，就是惊动了他们，也不一定能够把水桶捞上来呀！

小莲莲把靠在树桩上的扁担拿过来，扛在肩头，另一只手提起剩下的那只打满了水的桶，要转回对面的保管大院去。别看她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，劲头可大啦。暑假的时候，她跟老师、同学一块儿上过长城岭，给保健室挖过药材；爬高登崖，她总是跑到最前边。寒假的时候，她跟男女社员们一块儿，上过北大沟，给大队挖沟垫地；搬运石头，她总是挑大个儿的。平常日子，每逢放学回到家里，她丢下书包就奔保管大院，帮着老保管抬机器，运粮食，顶一个大人干事

儿。要不是这样，老保管怎么会那么喜欢小莲莲呢？要不是这样，老保管到工地去送开水，怎么会偏偏找小莲莲替他看门呢？

小莲莲叉开两条腿，把手里提着的小桶摆到左边，右腿顺着劲儿朝前跨了一步。她又把水桶摆到右边，左腿又顺着劲儿朝前跨了一步。就这样，她比挑水走路还要快速地冲上前去。她的身后边，留下了一串弯弯曲曲的水滴印儿。那水滴儿立刻又渗进泥土里，蒸发到空气中。

紧挨着井台的南边，是一溜用树枝子和棒子秸秆夹成的寨子。寨子里边，是几家社员的自留地，全都栽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。在中午的阳光下，绿色园田里，蜜蜂不飞，蝴蝶不舞，垄沟里的水也没流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，静悄悄的。

突然之间，卧在寨子下边闭眼打盹的几只花母鸡跳了起来，抖动着翅膀，朝远处跑去。寨子“嘎吱”地响了一声，扒开一道缝。先从缝隙中露出两只发黄的眼睛，随后从寨子上端露出一颗光秃的脑袋；接着，站起一个五十来岁的半大老头子。他抹一把脸上的汗水，跺了跺蹲麻了的双脚，眼睛象被线扯着似的，一直跟着小莲莲的背影转。他的心里边呀，上下左右，翻来覆去，拨

拉着算盘珠子。

这个人名叫杜全才，是全公社挂了号的“特殊”人物。解放前，游过天津，逛过北京。他一向钻营发财之道，为人又好逸恶劳，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试过几天，哪样也没干长远。他虽然没有抽过鸦片烟，也没有住过传染病院，可是，旧社会那个僵尸遗留下来的各种毒气，他都多少沾染了点儿。自从大跃进那年，他万般无奈地被“拴”到生产队里了，那颗心却始终没有在这儿扎根儿，总是跟大伙儿拧着个劲儿，每一次政治运动，群众都得“烧”他一下子。前几天，社员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在开讨论会和写心得体会的时候，又把他当成“自发势力”的靶子，批判了一下子。他那心里不用提多别扭啦。他的“别扭”，倒不是面子过不去。他这号人，才不顾什么面子哪！他别扭的是，大伙儿这么一学习、一评论，盯着他的眼睛多了，往后他再搞点邪门歪道的事儿就更加不容易了。这几天，他又盯住了队里的保管大院。这个大院里好东西可真不少。可惜，白天有保管看守，夜间有民兵护卫，让他干眼馋、流口水，一丁点儿也捞不到手里，这可多“别扭”！

这一程子，队里学大寨，掀高潮，人人都到工地上去忙活计。唯独他杜全才假装肚子疼回家呆着；等人们都走了以后，又偷偷地到自己家的园子里收拾小菜苗。刚才，他隔着寨子，瞧见老保管推着盛着开水的小车走了，又看到小莲莲到保管院里边去了。随后，他又发现小莲莲把水桶掉在井里了。瞧把他乐的呀，心里边不住地发狠：小东西，跟你爹妈一个样，穷积极，看这回你怎么办？着急去吧，着急去吧，老保管有名的“铁面无私”，能轻易放过你去呀？这回可有热闹看了。

小莲莲一直一声没响，又悄悄地扛着扁担，提着铁水桶，奔保管大院了。

杜全才一看，心里边猛地一动：噢，这个小东西，闯下乱子，桶没捞上来，害了怕；以为没人发现，就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去呀？不行，不行，我非得给你抖落抖落，谁也别想总是干干净净地批判别人，你支部书记的闺女，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“小生产”，这回该我批判你啦！

他想到这儿，发了疯一样，“噌”的一声，跳过寨子，朝小莲莲的背后扑过去，想要喊住小莲莲，当场“揭穿”。他追了两步，心里又打个

转，暗想，应当再看看，摸准点儿再动手。

小莲莲把水桶提进保管大院，把桶里的水倒进院墙那边一口临时搭起来、烧开水用的大铁锅里。她又把空水桶放到水缸旁边，走到对面的小棚子跟前，打开木板门，从里边又提出一只水桶，也放到水缸跟前。这样，水桶又成了一对儿，又能用扁担一勾，去挑水用了。

正在门外墙垛子后探头观望的杜全才，把小莲莲的一连串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同时，他还看到，那个小棚子里堆放着许多水桶和扁担。他又发狠地想：我猜得果然不错，这小东西，人虽小，心眼可不少；想用以物顶物的办法，来个销踪灭迹，混过去呀！我要抓住你，当着老保管的面揭盖子，让老保管先来个难下台：你还“铁面无私”，你还是老贫农，看你培养的是啥样的革命接班人？看你信赖的苗子，是个啥思想？

他想到这儿，刚要喊叫，心里猛地一动，又把话吞住了：对呀，对呀！小莲莲是支书的闺女，根子硬，是老保管的心腹，信得住，几年以后从学校一毕业，一定是个小保管，要是把她这件事情当把柄抓到手里，藏在腰里，她知我知，不说出去，就等于抓到保管大院的一把万能的钥

匙。那时候，我让她小莲莲怎么样，她就得怎么样，比眼前出一口闷气可强上百倍啦！他想：再等一等，老保管送水回来，小莲莲交了差，到半路上拦住她，她就没有一句话说，没有半步退路了。杜全才想到这里，差一点乐出声来。

院子里的小莲莲，把要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完毕，又接着琢磨丢失的铁水桶应当怎么办。她想，这件事儿一定不能跟老保管说。老保管知道了，准得这样说：不是故意的，往后干事儿留神就是了。老保管说完以后，准得这样做：跟队长讲明情况，让会计在农具登记册上写一笔，就算完了。春天种地，学校老师使耢子，一个犁铧让地里的石头碰两半了。老保管知道了以后，就是这样说，这样做的呀！小莲莲想：明明是个人把队里的东西掉到井里了，哪能够让集体白白地受损失呢？老保管也许会用另外个办法对付这件事。去年秋收，北京来一伙中学生支援“三秋”。他们从老保管手里借了一把斧头，砍树桩子搭伙房的棚子，那斧子不知怎么丢了。后来，几个学生凑了钱，一定要赔。老保管说什么也不要学生的钱。他说斧子没丢到外村，不能让人家学生赔。后来，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这把斧子。老保

管偷偷地用自己买烟叶的钱买了一把斧子，给队里补上了。把水桶掉到井里这件事情，要是跟老保管一说，他也会这样做的。明明是我自己把集体的东西丢失了，哪能让老保管包赔呢？

小莲莲想到这儿，心里猛地一动。她高兴地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，抖了抖花布衫的衣襟，高高兴兴地往外走。

杜全才想迎上去，又停住了。

小莲莲回手关紧了两扇木板门，把一个大铁锁锁在门吊上了。

杜全才心里发狠：这全是跟老保管学的，总也忘不了锁门！

小莲莲把一串钥匙揣到衣裳兜里，用手使劲儿在那上边按着。

杜全才眼睛发馋：这串钥匙要是由我支配，那就要什么有什么啦！

小莲莲转身往街心走。

杜全才紧迈几步迎到跟前。

小莲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

杜全才要开口说句厉害的话。

小莲莲一挺胸脯走过去了。

杜全才要追上前去。

小莲莲进了隔壁的供销社大门。

杜全才只好停在原地。

村里的人口一千还挂零。让小莲莲爱的人很多，让小莲莲恨的人很少。杜全才就是让她最恼恨的一个。杜全才总干危害集体的事儿，批判、教育总不改，哪有一点人民公社社员的味儿呀！对这种人，一定得警惕点儿！

中午的供销社里，也是静悄悄的。一个售货员阿姨正在院子里打扫纸片和草绳子头。一个售货员叔叔正坐在柜台前打算盘算账目。

小莲莲进了院子，站在迎门口朝里看。她没有注意五光十色的百货，也没有留神飘着香味的食品，一眼就瞧见了摆在屋檐下的一排新水桶。水桶是用乌黑的铁板打成的，闪着油亮，每一只上边都用粉笔写着价码。她看清那价码是三元五角。她琢磨着，买一只赔队里。她想：买桶的钱不能跟爸爸要，爸爸手头的钱，临麦收的时候，给饲养场买牲口笼头用了。她想：买桶的钱也不能跟妈妈要，妈妈手里的钱，要留着给五保户陈奶奶到县城看病去打车票用哪。她想：要用我自己的钱，我这儿有留着买新袜子的钱，袜子先不买了，旧袜子补补照样穿；打算买本子的钱也不

花了，拿纸订个本子能对付使。

小莲莲想到这儿，心里踏实了：等过了晌，老保管从工地回来，就到家取钱，就来供销社买水桶，这件事情呀，就算完完满满地办成了，对谁也不说。

站在街上的杜全才，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小莲莲。他瞧见小莲莲不往供销社里边走，冲着屋檐下边的水桶发愣，立刻猜到了小莲莲的心思。他心里想：小东西，真不愧是支部书记教养出来的，宁可金钱上咬牙受损失，也不肯丢了光荣的名誉、体面的地位——把队里的桶掉井里了，买上一只，还得捞回队里的表扬！杜全才又想：你这么一个小孩子，手里有钱吗？你爹妈过日子是多仔细的主儿，舍得给你这么多钱吗？看看，这个丫头为难了，觉着太贵，买不起，要不哪能站在门口发愣呢？他想：对，来个将计就计，撒点糖面，非把你小东西抓到手里不可！

杜全才想到这儿，急忙从腰带上的小皮兜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，抖落开，用嘴吹了几下。他心里打个转：这样直挺挺地给她，这小东西准不会张手；干脆，下个套子，等她自己钻！他这样想着，赶紧把人民币放到路面上，钻进寨

子外面的柳丛里，悄悄地窥视着他梦想的猎获物了。

小莲莲不敢在供销社久停，转身往保管大院走。她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前边有一片纸，走近一看，是一张人民币。她左右看看，没有一个行人。她心里想：这是谁丢的呢，是到供销社买东西的，还是过路的人呢？她要喊，又停住了。她记得老师说过，拾到钱和东西，不要嚷嚷，小心碰到自私自利的人冒领去。刚才杜全才还在这儿游荡，让他听见，说是他的钱，怎么办呢？于是，小莲莲一声没响，把人民币拾起来，叠好，掖进兜里，到大门口，打开锁，走进去了。

杜全才躲在树丛里，两只眼睛瞪个溜圆，盯着小莲莲的一举一动。开头，瞧见小莲莲盯着地上的人民币左看右瞧，有点犹豫的样子，他心里直打疑；接着，看到小莲莲把钱拾起来，他不由得一乐；又见小莲莲把钱掖到兜里，高兴得差一点儿笑出声音。他庆幸地想：看样子，“金钱万能”这本经，还是能够念下去的，我们这样的人，还有出头的日子、迈步的前程！等小莲莲用那张人民币买了水桶，当面一亮明，就算攥到我杜全才的手心里了！

小莲莲回到保管大院里。因为急，因为躁，因为出了好多的汗水，感到特别渴。她从屋里到屋外，转了几圈，没有找到水舀子。她走到水缸前边，发现那个白铁皮的水舀子沉到缸底下去了。她想伸手去捞水舀子，又怕手不干净，弄脏了一缸水，要是找一根棍子，放进去，往上一挑，就取出来了。

窗前的墙角，戳着好多的木杆，都是长长的。小莲莲用手扒开，从里边找出一根短的，抽出来，返回水缸旁边。忽然，她的心里一亮，高兴得差点儿大叫一声。她把短棍子使劲往地上一扔，奔向墙角，找了一根最长最长的木杆，提在手上，一阵风似地往外跑。

躲藏在柳树丛里的杜全才，反复盘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，是等小莲莲到了供销社，用他的钱买了水桶就抓住小莲莲合适呢，还是等小莲莲把水桶放到保管大院，跟老保管交了差以后，再抓住小莲莲更妥当呢？他看到小莲莲提着木杆子奔井台了。他又瞧见小莲莲解下井绳上的铁钩子往木杆上边拴绑。接着，他看见小莲莲把井绳拴到自己的腰上，一手提着杆子，一手扶着井帮，下去了。……他忍不住地从树丛里钻出脑袋，两只

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心想：真是舍命不舍财呀！这个小东西，想来个名利双收：钱留下，有花的了；桶捞上来，落个好名声！杜全才想，不管小莲莲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，反正，今几个中午你的辫子在我手里，这个机会，我是万无一失了；抓住这么一个支部书记的闺女、老保管的红人，我要啥都有啦！

晌午，静极啦。风不吹，树叶不摇，任何一种动静都没有。只有远处推土机和锤钎响声，隐隐地传过来。

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那圆圆的井口，突然钻出小莲莲那乌黑的头顶，两手一按井口沿，蹿出多半身子，顺势坐在那儿了。她又把长木杆从井里抽出来，扔到井台上，随后一用劲，整个身子跳出来。

杜全才不由得一声冷笑：小东西，白冒险了，如意的算盘没打好，水桶没有捞上来，还是拿我那钱去买一只吧；以后你要是听我的，我会教给你好多好多捞钱的办法……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莲莲脸色严肃，两手不慌不忙地摇起辘轳把。“吱扭，吱扭”的声音，在她的手下响起来，传到柳树丛，震着杜全才的耳